

# 人民日报

1948年6月15日创刊 第10112号 1976年3月16日 星期二 农历丙辰年二月十六

毛主席语录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  
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  
持的。

## 凯山同志率领老挝党政代表团到京

华国锋同志主持宴会 姚文元吴德等同志出席 华国锋和凯山先后讲话

## 中共中央国务院盛宴热烈欢迎贵宾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讯 以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为团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奔·西巴色为副团长的老挝党政代表团，应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于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受到首都群众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飤，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中共中央委员、外贸部部长李强，中共中央委员、外经部部长方毅，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到机场迎接老挝战友。

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兄弟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老挝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凯山·丰威汉同志亲自率领党政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老两党、两国、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今天，春光明媚的首都北京洋溢着节日般的欢乐气氛。东西长安街上空，中老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五色缤纷的彩旗绚丽夺目。街道两侧的高大建筑物上悬挂着一幅幅欢迎标语，上面写着：“热烈欢迎老挝党政代表团！”“热烈欢迎凯山·丰威汉同志！”“热烈欢迎老挝贵宾！”“向英雄的老挝人民致敬！”“中、老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下午两时半，老挝贵宾乘坐的专机在飘扬着老、中两国国旗的首都机场降落。凯山·丰威汉、奔·西巴色等老挝同志走下飞机时，华国锋、姚文元、吴德等同志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奏老、中两国国歌。凯山·丰威汉、奔·西巴色等同志由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当老挝贵宾同欢迎群众见面时，首都男女民兵列队持枪，向战友们表示敬意。青少年跳起迎宾舞。欢呼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响彻机场上空。凯山·丰威汉同志等频频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到机场迎接老挝贵宾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王观澜，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农林部副部长梁昌武，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作珍，中国驻老挝大使馆。

代表团团员、老挝驻中国大使塔汶·西扎伦、大使馆外交官员、在北京的其他老挝朋友，以及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专程前往老挝万象迎接代表团，并陪同代表团到达北京。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讯 中共中央、国务院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以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为团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奔·西巴色为副团长的老挝党政代表团全体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主持宴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中联部部长耿飤，外交部长乔冠华，外贸部部长李强，外经部部长方毅，文化部于会泳，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等，出席了宴会。

宴会厅里悬挂着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洋溢着中、老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的热烈气氛。当凯山·丰威汉同志、奔·西巴色同志等由华国锋同志、姚文元同志、吴德同志陪同步入宴会厅时，乐队奏起了欢迎曲。

华国锋代总理和凯山·丰威汉总理先后在宴会上讲话（全文见第二版）。他们的讲话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讲话以后，乐队分别奏老挝国歌和中国国歌。席间，乐队演奏了中、老两国的革命歌曲。

代表团团员、老挝驻中国大使塔汶·西扎伦，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和在北京的其他老挝朋友，以及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王观澜、金祖敏；

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负责人韩念龙、王海容、申健、姚依林、梁昌武、陈维模、李本海、曾生、安法乾、路金栋、邓岗、石少华、肖泽曜、阎志祥、黄作珍、王炳南，以及中国驻老挝大使馆。

## 朱德同志会见凯山同志率领的老挝党政代表团

华国锋姚文元吴德等同志参加会见 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德，今天晚上会见以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为团长，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奔·西巴色为副团长的老挝党政代表团。

参加会见的老挝贵宾有老挝党政代表团团员西宋喷·洛万赛、

西沙瓦·乔本潘、梅索·塞宋平、西沙纳·西山、塔汶·西扎伦，以及代表团随行人员。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姚文元、吴德，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耿飤、乔冠华、李强、方毅、于会泳、张才千等参加了会见。

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一起照了像。



朱德同志会见以凯山·丰威汉为团长，奔·西巴色为副团长的老挝党政代表团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 华国锋、姚文元同凯山、西巴色会谈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同老挝党政代表团团长、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副团

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奔·西巴色，今天下午举行会谈。

会谈在兄弟般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老挝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老挝党政代表

代表团团员西宋喷·洛万赛、西沙瓦·乔本潘、梅索·塞宋平、西沙纳·西山、塔汶·西扎伦，代表团随行人员坎佩·平芒、苏利马、布阿西、坎蓬·布达坎、坎宁、宋萨瓦、邦·苏林富米。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耿飤、乔冠华、方毅、姚依林、张才千、韩念龙、沈平、朱传贤、邱力行、国鹰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华国锋、姚文元同志同凯山、西巴色同志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凯山·丰威汉团长、奔·西巴色副团长等老挝同志在机场受到华国锋、姚文元、吴德等同志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

## 翻身农奴出身的 他们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生力军

他们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生力军

据新华社拉萨电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西藏大批翻身农奴出身的工农兵大学生，陆续走出校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意气风发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成为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生力军。这一事实对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攻击工农兵大学生的种种谬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西藏虽然选送过不少翻身农奴和他们的子女去祖国内地上大学，但除了几所民族学院外，其他大专院校的极少。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了认为翻身农奴文化低、基础差，上其他大专院校跟不上等错误观点，全国各大专院校向翻身农奴出身的工农兵开了门。藏族工农兵上大学的人数大大增加，学习的专业也很广泛。目前，已有一千多名学员先后毕业，分配在西藏各地的农、牧、工、交、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科学技术等各个战线工作或参加生产劳动。

绝大多数翻身农奴出身的大学生回到工作、生产岗位后，能自觉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分配在西藏自治区工业、交通、水电等设计部门的翻身农奴出身的大学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许多人带头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批判右倾翻案风。他们坚持走开门搞设计的道路，在工地同群众一起搞设计、施工，受到群众的称赞。



#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右倾翻案风

##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南 郁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在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认真领会这一光辉指示的精神，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领域里和一切阶段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这条路线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曾经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几十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这恰恰是同我党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背道而驰的。他宣扬的那一套，是地地道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期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最近关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和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在哪里的极其深刻的马列主义分析，总结了我党二十多年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停顿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特别是要清醒地看到，资产阶级不只在社会上，而且在党内，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派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还厉害。无产阶级不能丧失警惕，必须及时地揭露他们的真面目，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使我们的革命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预见到“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使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果然，新中国成立不久，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同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内外勾结，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保证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了我们的队伍。随后又在党内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些斗争，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了无产阶级政权，促进了国民经济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准备了条件。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及时给我们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并且特别强调“要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不久，就进行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向

党进攻的斗争和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都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和伟大预见无比正确。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批判了刘少奇妄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还教育全党，“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对刘少奇一伙妄图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所谓“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等谬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党二十多年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说明，并且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必将继续证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要复辟，必然把希望主要寄托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走资派还在走”。这是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反面给革命人民的一个深刻的教育。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熄灭，而且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毛主席在总结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的时候，曾经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阶级斗争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即走资派的斗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许多是愿意改悔的，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走上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但也有极少数人是不肯改悔的。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着一条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同资产阶级世界反动根深蒂固，尽管经过党和群众多次批判教育，仍然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肯真心实意地改正错误。因此，他刚又掌了权，就故态复萌，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搞复辟倒退。

一九七四年底，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社会根源，加深了我们对二十多年来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理解，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资产阶级分子，以及总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总想打资产

阶级法权的人，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会基础。只要敌对阶级还存在，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法权这些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条件还存在，党内的走资派也就还会存在，无产阶级、广大革命群众同走资派的斗争也就不会停止。

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到处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的种种奇谈怪论，根本否认党内存在着阶级斗争，根本否认党内有象他们那样的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存在，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他们看来，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都是不必要的，错误的。说到底，他们就是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党内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揭发、被批判极端不满，就是要为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就是要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右倾翻案风的出现这个事实本身，就再一次清楚地告诉我们：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但没有熄灭，而且还是尖锐的、激烈的。走资派还在走，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继续战斗。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阶级斗争熄灭

二十年前，毛主席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合作化运动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高度评价了南崔庄共产党人和贫下中农的“鸡毛上天”精神，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二十年前就伙同刘少奇大砍合作社，摧残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去年又大刮右倾翻案风，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资产阶级老总是看不起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革命的新生力量，轻蔑地把新生事物、新生力量看作鸡毛。他们总认为鸡毛上不了天。看到鸡毛上天了，他们心里就不舒服，总想把它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因为“鸡毛上天”表示着新制度的生长，旧制度的衰亡。

鸡毛之所以能上天，是因为新生事物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着新与旧的矛盾；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新的东西由小变大，上升到支配的地位，旧的东西由大变小，逐步消亡下去。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思想却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强大力量，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死抱着资产阶级法权，不许有一丝一毫的

论，其目的是遮掩走资派还在走，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让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放手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复辟资本主义。事实上，党内走资派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发动的进攻。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用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来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并不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什么新发明，而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点。修正主义者既然要向资产阶级投降，向无产阶级进攻，就必然要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不许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只许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他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不断地鼓吹这一套。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郑重地声明”过：“共产党不但没有制造阶级斗争，而且我们恰恰主张阶级团结。”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宣称：“以后最前面的任务是‘经济建设’。”一九五六年，他又说：“今后的任务就是搞建设。现在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一九六二年，他公然宣称：“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多生产粮食，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尽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雷激荡，他仍然信奉“黑猫白猫”之类。他接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玩弄孙中山主义手法，把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颠倒了，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这种手法有一定的欺骗作用。但是，只要把他的言行同我党二十多年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他“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〇〇页），他一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彻底粉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触动了。于是，他们就对鸡毛上天怀恨在心了。千制度终究要代替旧制度，新事物终究要战胜旧事物，人类社会就是循着这个规律前进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越是要压制新生事物、新生力量，新生事物、新生力量越是要在斗争中更健壮地成长。

鸡毛之所以能上天，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过去办不到的事，今天能办到了；过去不能设想的事，今天变成了现实。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雨，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愤恨地把革命的新生力量对走资派的斗争斥之为“极左”，只能说明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戳疼了他的心窝。

新生事物的诞生和成长，首先会碰到“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一个大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着一场场大叫，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我们要紧紧掌握阶级斗争这个纲，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非难、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

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九页）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鸡毛是一定要上天的。

“横下一条心，拚老命”，甘当“还乡团”，宣称一切都要“基本照旧”，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很清楚，如果让他们这一套得逞，中国就将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我们剖析“为民请命”的阶级实质，就可以看清“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究竟是为谁人的利益服务的。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记住毛主席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导，对少数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帮助他们改变立场，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我们要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 “为民请命”析

上海第五钢铁厂 吴洁英 上海无线电七厂 吴丽萍

样把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污蔑为“虐民之政”，竭力为那些被革命势力打倒的奴隶主头目恢复名誉。这些说明，“为民请命”从来是反动没落阶级用来反对革新前进、实行复辟倒退的一种惯用伎俩。

正象孔老二“举逸民”是为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服务一样，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玩弄“为民请命”的花招，也是为了推行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对于这一手，革命人民是反复领教过的。彭德怀的那套“为民请命”已经为革命人民批判过了。林彪反党集团精心炮制的那个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也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活标本。林彪一攻击“农民缺少穿”、工人“变相爱剥削”、干部进吃“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代表了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愿望。他们的“工作”，只是为了把权夺到已经沦为“逸民”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手中。“为民请命”的，其实真实含义，是为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请命”。

用“为民请命”的手法，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并不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新发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复辟狂孔丘在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的时候，就把自己打扮成“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狂叫“举逸民”，千方百计地将那些失去权杖的没落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上台。孔家店的老板孟轲为了复辟“先王之道”，同

“为民请命”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使出的一个花招。为了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他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救世主姿态，今天替这个鸣冤，明天又为那个叫屈，什么“伤害了感情”呀，什么“学非所用”呀，对“白专”要“爱护”呀，等等。他把“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到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地位，也是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出现的。好像唯独他才是人民利益的真实代表。离开了人民，岂止受难，简直要“大家全部完蛋”。多么耸人听闻！俨然又一个“海青天”！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么起劲地“为民请命”，是关心人民生活，热心社会主义建设吗？只要对照他的另一番话和所作所为，便一目了然了。听，“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真是一语泄天机。原来他的“为民请命”是同“复辟”两个字紧紧连在一起的。什么叫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三〇三——三〇四页）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建立了

# 把群众性的医疗卫生工作办好

## ——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一〇五期）

### 赤脚医生能够治大病

——记稷山县南梁大队赤脚医生杨文水治疗骨髓炎的事迹

去年十月的一个清晨，在山西省稷山县景城公社南梁大队卫生所门前，人们热烈祝贺一位容光焕发的中年人重返战斗岗位。这位重返战斗岗位的中年同志激动地说：“你们的赤脚医生杨文水，给我治了大病，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使我恢复了健康！”这位中年人，是山西省晋城矿务局王台铺煤矿的干部万德新。

那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万德新不幸患败血症并慢性化脓性骨髓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他先后在医院治疗了十四个月，动过八次手术，仍然无效。一九七五年初，万德新在矿党委的支持和帮助下，转到了南梁大队卫生所。

在杨文水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万德新的伤口就全部愈合了。一个半月后，能下床活动。出院后，情况良好，没有复发。

杨文水从一九七〇年五月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已经用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的方法，给一百三十五个慢性化脓性骨髓炎病人进行了治疗，有效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这些患者中，有三十八人是在医院诊断治疗，医生建议截肢（指）的。但经过杨文水

治疗后，每个患者都完整地保存了肢体，并无人截肢（指）。杨文水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发掘祖国医学宝库，做出了可喜的贡献。

杨文水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出色的成就？

一九六二年，杨文水初中毕业后，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怀着一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热情，回到南梁大队当农民。后来，他受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重托，到大队卫生所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队实行合作医疗，杨文水当了赤脚医生。他积极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心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贡献自己的力量。多年来，杨文水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断改造世界观。他克服种种困难，奋发学医，先后阅读了《本草纲目》、《医金鉴》等许多中医名著，搜集了大量民间流传下来的土、单、验方，走访过五十多名老中医，学会了自制各种中成药一百五十多种，还掌握了针灸、按摩等多种疗法，能够用中西医结合方法给社员防病治病，既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有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

杨文水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学习治疗骨髓炎的。

那年的八月，崔店大队黄根喜十二岁的女儿黄喜枝，右手拇指患了化脓性骨髓炎，曾经在公社医院治疗过两次。第一次截去一节拇指，花了一百多元；不久，旧病复发，又去治疗，医生建议再截去一节，家长没有同意。黄根喜听说杨文水会用土、单、验方治病，效果很好，就领着女儿来到南梁大队。

杨文水翻阅了一些古今医学名著，发现中医名著中描述的“附骨疽”和“脱骨疽”与黄喜枝的病情相似。他就根据书中提供的方法，大胆地配制了去腐生肌的药给黄喜枝敷用；同时，给她内服清热解毒等汤药。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黄喜枝的骨髓炎就治好了。

但是，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一九六八年，杨文水用同样的方法，连续给两个骨髓炎病人治疗，治了两个月，伤口仍在继续扩大，病人失望地离开了。就在这时，有人吹起了一股冷风：“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一个赤脚医生那能治得了！”

面对阵阵冷风，杨文水毫不动摇。他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教导，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洋奴哲学。他坚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有贫下中农的坚决支持，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攻不破的难关。

杨文水认真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决心研究新的治疗方法。他打开《疡科纲要》，书上记载一种名叫“三仙丹”的中药，对各种溃疡疗效很好。可是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这种药。在党组织支持下，他和卫生所其他几个赤脚医生一起，决心参照书上的记载自己炼制。为了炼制这种丹药，杨文水先后行程几百里，向几十人求教。他对各种意见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胆实践。经过反复试验，“三仙丹”终于炼制成功了。当他把这种丹药第一次用于患者时，虽然疗效还好，但患者疼痛难忍。杨文水分析三味药的性能，发现问题在白矾上。又经过反复试验，用枯矾代替白

矾，炼成了新的“三仙丹”。为了检验疗效，他用力子把自己的小腿拉开一个口子，涂上两种药，作对比试验。果然，用枯矾炼制的丹药，不但疼痛轻，而且疗效好。在临床应用后，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一九七三年深秋的一天，大同煤矿工人朱德昌，来到南梁大队就诊。这位阶级兄弟在井下作业时，右腿膝下三分之一处被轧伤了，引起了骨髓炎。他来找杨文水治疗的时候，小腿上还有七个伤口，流脓不止。杨文水看到这位同志为革命受了工伤，躺在病床上还不忘煤炭生产，心想：我怎能忍心让这样的同志失去一条腿呢！杨文水分析了他的病情，辨证施治，在伤口内，用“三仙丹”药捻引流，外贴去腐生肌膏，还服用祛寒温补剂等汤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朱德昌的骨髓炎好了，保留了肢体。

杨文水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经过医疗实践，不断提高对骨髓炎病理的认识，不断改进治疗方法。他遵照毛主席关于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论述，分析了形成骨髓炎的病理，认识到血液中有高度感染力的细菌是外在因素，周身和局部骨骼的抗菌能力降低是内在因素。根据这些认识，杨文水制订了治疗骨髓炎的基本原则，就是增强机体抗菌力，消灭病原体，去腐，拔脓，促进肉芽生长，达到治疗目的。他在治疗过程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根据不同的病情，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内治与外治并举，有的以内治为主，有的以外治为主。在以中医中药为主的基础上，也采用西医的方法，用西药抗菌消炎，动手手术刮伤口，刮取死骨。此外，他还根据动与静的辩证关系，把功能锻炼作为一个辅助疗法，让病人在治疗期间注意参加一定的体育活动。这样，杨文水治疗骨髓炎的新方法日臻完善。这个新疗法，疗效高，疗程短，病人痛苦小，避免截肢，而且方法简便，特别适宜在农村推广，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杨文水征服慢性骨髓炎的事实，对右倾翻案风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攻击赤脚医生水平低，反对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不得人心的，革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 北医附属口腔医院实行“开放门诊”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带来的可喜变化

据新华社讯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给北京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从今年一月九日起，这所医院除了矫正儿童牙齿不齐的一部分业务外，所有各科都取消了限量挂号，实行“开放门诊”。

北医口腔医院是同北医口腔系合成一体的教学单位和医疗单位。它既担负临床教学任务，又担负口腔疾病防治任务。去年十一月，这个医院深入开展了群众性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在这场斗争中，许多人提出：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搞复辟倒退，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继续前进，决不走“城市老爷”医院的老路，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广大工农兵敞开医院的大门。他们针对看病限号这个“老大难”问题，提出取消限量挂号，实行“开放门诊”的革命化建议。

实行“开放门诊”的建议提出后，得到了广大师生和医务人员的热情响应。但是也有少数人觉得，作为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既要教学，又要治病，人员少，任务重，困难多。针对这种状况，院党委引导全院人员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医院围绕“为什么人”的问题展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有些教师和医务人员片面强调门诊要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有的人从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出发，甚至认为“科研是收入，教学是支出，门诊是包袱”。他们常常强调各种困难，把工农兵患者拒之于门外。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医务人员清算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了斗、批、改，打破了不合理的陈规旧制。通过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大家认识到，医疗卫生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来的。究竟是限量挂号，还是“开放门诊”，这不仅仅是改革一项门诊制度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按照什么路线办院，是不是全心全意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问题。只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搞端正，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向工农兵敞开大门。思想认识提高了，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口腔矫形科实行了“开放门诊”。口腔内科原计划在春节后也“开放门诊”，后来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诗词和元旦社论，受到极大的鼓舞，提前于一月九日实行了“开放门诊”。从此，口腔医院各科都实行了“开放门诊”。

实行“开放门诊”以后，门诊量急剧增加。全院人员斗志昂扬，不怕苦，不怕累，千方百计地为病人及时治疗。病人容纳不下，就把教室变成诊室。人力紧张，就打破各科室的界限，相互支援和协作，哪里缺人哪里去。短训班、进修班通过门诊工作带教教学，主动担负一定的治疗任务。领导干部、工宣队员和机关人员也下到门诊第一线，能治病的治病，不能治病的就帮助消毒、备料、收费、叫号。

北医口腔医院实行“开放门诊”的做法，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情赞扬。一位老建筑工人由于路途远，过去总要半夜赶来排队看病。现在，不早起，不费事，就把牙治了。他高兴地找到医院党委感谢说：“你们做得实在好，我们 can 少请假，少误工，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

## 甘肃合作医疗不断发展

据新华社兰州电 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推动下，甘肃省农村、牧区的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和发展，赤脚医生队伍茁壮成长。

目前，全省实行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已发展到一万二千五百多个，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赤脚医生发展到三万七千八百多人，平均每个大队有二点六人；卫生员和接生员发展到五万八千二百多人。甘肃省的实践证明：加强

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赤脚医生队伍的成长、壮大，对改变甘肃省农村、牧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提高社员群众的健康水平，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迭部县等少数民族地区，几年来大力培养少数民族赤脚医生，显著地改变了这些地方的卫生面貌。金塔县东坝公社三上大队自一九六九年办起合作医疗以来，先后采集、种植中草药五十多万斤，用土、单、验方和针灸疗法治愈了不少病人，为农业学大寨运动贡献了力量。

## 嘉兴县办起赤脚医生大学

据新华社杭州电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浙江省嘉兴县创办了一所赤脚医生大学。

这所大学是学习“抗大”的革命精神和朝阳农学院的经验，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和农村卫生革命的需要创办的。学校由县委一名副书记负责，由公社党委、贫下中农代表以及浙江省卫生工作队、县卫生部门、赤脚医生等方面的代表组成领导班子。学校一开学，就组织师生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给学员们上了三课：党的基本路线和农村阶级斗争史课；请老贫农、红军老战士上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课；到田间上生产劳动课。

这所赤脚医生大学，坚持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教学内容上，以防治当地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和季节性传染病为主；实行教学与临床结合、防治结合、中西医结合、学校教学与群众卫生运动结合，直接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四川省赴藏医疗队医务人员和察雅县医训班学员到深山采药。 新华社稿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 老挝工交和农业战线取得显著成绩

新华社万象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电 老挝全国解放后，各族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和各级革命政权的领导下，努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

老解放区各工厂的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了生产计划，有力地支援了新解放区的人民。在桑怒，中央缝纫厂的职工，提前两个月完成了一九七五年的全年生产计划。中央织布厂的工人，去年也取得了良

好的成绩，他们共生产各种花布四万多米，染纱四万多公斤。中央机械厂为农民生产了各种农具近万件。中央制药厂的职工利用当地原料，试制成功了十多种新药。这个厂去年生产的药品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老解放区各省还因陋就简地新建了一批小工厂，仅沙里省去年就新建了小型钢铁厂、锯木厂、冶炼厂等五所小工厂。

新解放区的一些工厂解放后也迅速恢复了生

产。万象农业机械厂恢复生产后，劳动效率显著提高，增加了产品品种。目前，这个厂已能生产犁铧、小型播种机、抽水机等小型机械和数十种小农具。万象市和琅勃拉邦市的其他工厂今年年初以来，生产也有发展，对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生产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老挝水陆交通运输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目前，贯穿老挝南北的湄公河，从会晒省经琅勃拉邦、万象一

直到沙湾拿吉省已可逐段通航。一些重要公路的大部分路段也已修复。从首都万象到琅勃拉邦、他曲、沙湾拿吉、巴色等城市已恢复了汽车的客运和货运。目前，老挝人民正在继续修筑新的公路，一个从首都通往各省省会、从各省省会到各县的公路交通网正在逐步形成。山区的交通也正在得到改善。

战斗在农业战线的人民群众也积极医治战争创伤，发展农业生产。他们填平弹坑，清除杂草，开垦荒地，兴修小型水利，使水稻种植面积由战争期间的二十九万一千多公顷扩大到四十多万公顷。丰

沙里省芒迈县的人民群众，克服各种困难，仅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复垦稻田四百三十多公顷，挖水渠总长达一万三千多米。琅勃拉邦省人民也努力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到目前为止，他们已复垦稻田四百多公顷，修水渠二百多条，使近千公顷土地得到了灌溉。在革命老根据地桑怒省，广大农民大



老挝桑怒省服装厂的工人正在缝制服装。 新华社记者摄

## 凯山同志率老挝党政代表团启程

新华社万象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电 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由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同志率领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三月十五日上午乘专机离开万象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代表团副团长是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奔·西巴色。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诺哈·冯沙万，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教育、体育和宗教部长富米·冯维希，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老挝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坎代·西潘敦，老挝最高人民议会副主席西吞·库马丹，副主席兼秘书长坎苏·高拉和政府顾问发那·富马以及许多政府部长、最高人民议会议员和高级军官、政官员。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万象省人民革命行政委员会主席门·宋维杰，首都万象市人民革命行政委员会主席席·平帕占。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临时代办苏生和其他国家驻老挝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凯山·丰威汉团长和奔·西巴色副团长登上飞机之前，检阅了由老挝人民解放军组成的仪仗队。

## 势不可当

由四十二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宪章特别委员会，经过近一个月的讨论，不顾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重重阻挠，决定建立工作小组，来研究审议和修改联合国宪章的问题。联合国宪章特别委员会的这次讨论结果，反映了广大中小国家普遍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的不可阻挡的趋势，是对超级大国特别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又一次打击。

修改联合国宪章，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这是多年来广大中小国家的共同要求。联合国成立到现在，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很多中小国家纷纷赢得独立，联合国会员国的数目增加了近两倍。四十年代中由五十一个会员国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显然已难以适应当前的世界形势。现在，广大中小国家坚决要求实现国家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的原则，反对超级大国把持联合国的不合理状态，这是完全正当的。它们主张对联合国宪章进行审议和修改，扩大联合国大会

的权力、缩小安理会的权力，改变安理会的组成，限制或取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等等，这些意见也都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但是，苏修却对此惊慌不安，横加阻挠，力图保持超级大国在联合国内的种种特权。苏修代表每当讨论修改联合国宪章问题的时候，总要跳出来大发谬论，对抗一番。在

反映了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所能阻挡得了的。苏修越是百般阻挠，只能使它自己陷于越加孤立的境地。



## 南朝鲜青年学生继续开展斗争

反对法西斯暴行 争取民主自由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电 南朝鲜青年学生和宗教界人士继续开展反对朴正熙集团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据报道，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在南朝鲜汉城大学、汉阳大学、中央大学、梨花女子大学、成均馆大学等学校，出现了许多传单，支持南朝鲜知名人士三月一日发表的《民主救国宣言》。传单强烈谴责朴正熙集团的法西斯暴行，要求废除“紧急措施”和释放被捕者。南朝鲜反动当局对学生又进行残酷镇压，逮捕了九十多名青年学生。

另据报道，汉城几十名宗教界人士不顾南朝鲜特务的威胁和恫吓，三月十一日再次集会，谴责朴正熙集团的镇压暴行，表示决心为拯救被捕人士和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

朝鲜《劳动新闻》三月十五日发表的评论指出，朴正熙集团“如果热衷于法西斯镇压，继续进行美国叛族活动，那么必将遭到愤怒的人民严厉审判”。

## 东帝汶国防部长重申决心战斗到底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电 据坦桑尼亚《每日新闻》三月十五日报道，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罗德里奥·洛巴托三月十四日在达累斯萨拉姆说，东帝汶人民决心为取得胜利而流尽最后一滴血。

洛巴托说，东帝汶解放武装力量在过去八个月中，消灭了一万五千多名侵略东帝汶岛的印度尼西亚军队，俘虏了

许多印度尼西亚士兵，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洛巴托强调说，东帝汶人民现在已经完全动员起来，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外国侵略者占领下解放出来。他说，东帝汶人民正在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新式武器以及传统弓箭打敌人。他说：“印度尼西亚是我们武器的供应者。他们把更多武器运进东帝汶，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就能从他们那里缴获更多的武器。”

## 孟加拉拒绝印度关于分配恒河水谈判条件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日讯 达卡消息：据《孟加拉时报》报道：孟加拉国军法管制执行官穆什拉夫·侯赛因十三日发表谈话，拒绝印度政府提出的关于分配恒河水谈判的先决条件。印度外交部长三月九日在印度议会人民院发表谈话，说印孟两国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只能限于三月中旬到五月中旬这一期间的河水分配。

穆什拉夫·侯赛因指出，由于印度方面单方面在印度境内引走恒河水，

使孟加拉国境内的恒河水量严重减少，从十一月到次年五月的整个枯水时期对孟加拉国形成了危急情况。从六月份到十月的雨季时期里，河水流量对孟加拉国来说也是一个担忧的问题。

他说，恒河水位今年进一步下落，使孟加拉国沿恒河的一些工厂和发电站部分停工，农业、灌溉、渔业和航运都受到损害。他说，为了印孟两国的利益，分配恒河水问题必须在有利于圆满解决的气氛中讨论全年的分配问题。

有一次，中国同志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这个省工业局的副局长亲自领着三十多名身强力壮的男女青年，带着工具前来帮助。他们同中国同志一起战斗，结果，提前两天完成了原定任务。

中国同志的工作告一段落，就要离开这一地区时，省委的负责同志和当地群众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前来送别。招待所的女服务员把带头晚上赶绣的一块手帕送给一位中国女同志，她激动地说：“手帕虽小，但它象征着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另一位服务员同志含着眼泪说：“你们虽然走了，但我们之间的友谊永存。希望你们再来！”

新华社记者



中国云南省足球队去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日访问了友好邻邦老挝，受到老挝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图为老中两国运动员在比赛前互赠队旗。

新华社记者摄

## 中老情谊深

了中国在农业方面连续三年获得丰收的重大成就。

###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去年十一月，中国云南省足球队在老挝访问期间，同老挝足球运动员进行了五场友谊比赛，观众达三十多万人次。每场比赛都是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当老中两国运动员手挽手跑步入场时，看台上的观众不时地为两国运动员的友好比赛鼓掌喝采，高呼“米达帕、米达帕”“友谊、友谊”。比赛场上，中老两国运动员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鼓舞下，胜不骄，败不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国运动员把每场比赛都看作是互相观摩和互相学习的好机会。为了交流经验，他们还多次在一起共同练球。老挝的老运动员也亲临现场表演和指导。老挝解放军足球队队长坎蓬在比赛后紧紧地握着中国队员的手激动地说：“在战争年月里，我们老中两国人民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现在，我们的祖国获得了解放。今后的岁月里，我们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有一天，当中国客人来到南俄河水坝参观时，水坝工人按照老挝的风俗习惯，用新鲜甘甜的椰子水和老挝的美酒来招待中国朋友。老挝朋友还邀请中国客人一同跳老挝传统的南旺舞。南俄河畔一片欢声笑语。

当中国客人与主人依依话别时，一位工人十分激

动地说，这次中国朋友与我们共进午餐，共跳团舞，充分体现了中老两国人民的友谊。

### “希望你们再来！”

在老挝帮助建设的中国技术人员，总是受到老挝人民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

中国的一个考察组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有一位白发苍苍、年逾六旬的老挝同志主动给中国同志当向导。一天早晨，天气突然变冷，这位老同志受过伤的腿部阵阵剧痛，行走困难。中国同志劝他休息，他指着受伤的腿说：“这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老挝的罪证。我们要化仇恨为力量，更好地保卫和建设祖国。”接着，他又精神抖擞地拄着拐杖，毅然带领中国同志去进行考察工作。一路上，他给中国同志讲述他过去率领游击队抗敌敌人的英雄事迹。他旺盛的斗志和忘我精神使中国同志深受感动。后来，中国同志才知道，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是乌多姆塞省的省委书记。

中国和老挝是青山相依、绿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现在，中老两国人民又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互相鼓舞，使这一革命友谊进一步发展。

### 博览会上见友情

一九七五年的塔塞国际博览会，是老挝人民革命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在老挝举行的第一个博览会。中国派代表团参加这次盛会，受到了老挝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中国馆的建筑工程刚开始，许多老挝朋友就主动前来帮忙，有的介绍情况，有的平整场地，有的运送建筑材料……他们在烈日高温下，挥汗如雨，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有一天傍晚，中国馆工地的电源突然发生故障。两位路过这里的老挝电厂工人，立即主动爬上高压电杆上查电线、接电线，工作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把故障排除为止。当中国同志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表示感谢时，他们高兴地说：“我们两国人民是兄弟，应该互相帮助，相互支持”。

在博览会开馆的日子里，老挝朋友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络绎不绝地到中国馆来参观。在十五天的展览期间，中国馆共接待了十多万多名观众。不少观众不止一次地地前来参观。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一再由她的孙女扶着来中国馆参观或观看中国电影。

展览馆的农业部分特别受到老挝朋友的欢迎。在展出的大寨大队修山造田的图片和各种农业展览品前面，总是聚集着许多观众。万象农林牧学校的一位教师领着二十多名学生前来参观，特地把有关中国农业发展的各种图表、说明和数字抄录下来。他热情地赞扬

萨达特总统向埃及人民议会提出一项法律草案

# 宣布终止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重申决不屈服于苏联的霸权主义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电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三月十四日晚向埃及人民议会提出一项法律草案，宣布终止埃及同苏联之间的“友好合作条约”。

萨达特总统在人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说，他决不屈服于苏联的霸权主义。他说，苏联要埃及向它屈服，“我们绝对不干”。

萨达特总统说，苏联已不再履行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因此，向人民议会提出终止这一条约的法律草案。

他说，苏联不仅拒不向埃及提供武器，甚至还不准印度向埃及提供苏联武器的零件。他说：“由于他们拒不提供武器零件和检修飞机发动机的条件，我们现有的全部（苏制）武器在一年、最多在一年半之内，就会变成一堆废铁。”

萨达特总统说：“如果我不前去向苏联人下跪乞

怜，他们就这样向我施加经济压力和军事压力。但是我决不会去下跪。”

萨达特说，尽管苏联还没有偿还它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欠的债务，莫斯科现在却要埃及偿付军事债务的利息。

他指出，苏联一直以拒绝提供武器的办法来折义。他说，同时，苏联对埃及在军事上和经济上

赛尔和其他人由于苏联的拖延而遭到的麻烦，以及苏联人不能满足他本人和纳赛尔提出的提供武器的要求的经过情况。

萨达特指出，自从十月中东战争和苏联在埃及的影响低落以来，苏联就采取了一种制造条条道路通向莫斯科的阿拉伯轴心政策。他说，同时，苏联对埃及在军事上和经济上

日本“北方领土展览会”以大量事实表明

## 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是正当的民族权利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电 由北方领土问题对策协会、争取实现归还北方领土同盟、千岛齿舞群岛居民联盟等团体联合举办的“北方领土展览会”三月十日至十五日在日本九州熊本市展出，受到观众的欢迎。

展览会展出了大量的照片、资料和长达二十米的北方四岛的模样。

在会场入口，挂有日本首相府总务长官植木光敬和外务大臣宫泽喜一给展览的题词。植木在题词中写道：“北方领土——齿舞群岛、色丹岛、国后岛和择捉

采取了一条强硬的道路。

萨达特强调说，埃及拒绝附属于任何一个营垒，因为那是带有从属性质的。埃及只是谋求它的民族和地区的利益。

萨达特对他最近访问过的六个阿拉伯国家的元首们向埃及提供援助表示感谢。同时，萨达特总统还详细谈到了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他要求采取全

面节约的措施，使埃及能够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

萨达特总统在人民议会的讲话，多次激起议员们的热烈掌声。

埃及同苏联之间的“友好合作条约”是在一九七一年签订的，原定期满十五年。萨达特总统向人民议会提出终止这一条约的法律草案说，这项法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岛四岛，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国际协议上看，显然都是我国固有的领土。然而，战后经历了三十年的今天，这些岛屿仍在苏联的占领之下”。“在今年一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日本进行的谈判中我国强烈要求苏联一揽子归还四岛，但是，苏联的态度依然顽固，因此，决定今后继续进行谈判。政府今后将继续坚持实现一揽子归还北方四岛后缔结和约的方针，并且以坚定的决心继续作出顽强的努力”。

展览会上的展品说明了北方四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领土，表明一揽子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是日本人民的正当的民族权利。

很多观众参观后都踊跃在《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签名簿》上签名。

“北方领土展览会”在这次展出之前曾在札幌、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富山、高松、广岛、仙台、京都、静冈等地展出。

## 苏联加紧在美国进行特务间谍活动

美国反谍人员惊呼：这就是缓和的一个特点！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尽管整天大念“和平”经，高唱“缓和”调，并一再声称要“改善苏美关系”，但实际上却通过各种渠道加紧在美国的特务间谍活动，为其与对方争夺世界霸权的计划服务。

美国《国民问询》周刊最近一期指出，“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联合国和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有二十三个人从事苏联间谍活动”，“所有这些二十三个人要么是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务，要么是红军情报局（叫做总情报部）的特务。”这家杂志还说，这些人“仅仅是一座很大的冰山的顶端”，因为人们怀疑，俄国外交和贸易使团以及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一半工作人员从事间谍活动。”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前不久报道，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高级官员就亲自指挥着在美国的间谍网。

报道说，“过去几年，克格勃加强了它在（美国）国会山的活动”，“苏联特务冒充记者”，“克格勃特务人员以几十种伪装名义悄悄地到处走走去”。

苏联在美国除利用具有公开身份的外交官和记者等进行间谍活动外，还通过派遣留学生、各种访问、参观考察团以及其它多种形式进行特务活动。

据合众国际社最近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不少苏联间谍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的特务”。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文件指出，“一九七——一九七二学

年期间，在美国学校学习的三十二名苏联留学生中，根据可靠的间接的消息来源查明，有十一人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派的特务，有十人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指派的特务”。“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学年在这里学习的三十五名苏联留学生中，至今有十人已被查明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派的特务”。

## 美国加紧进行地下核试验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 华盛顿消息：美国为了在大量的核武器方面赶超苏联，今年以来加紧进行大量的地下核试验。

据美国能源研究发展署宣布，三月九日和十四日美国在内华达州的核试验场连续进行了两次地下的核武器试验，九日试验了二十万吨至五十万吨级的核弹头，十四日试验了五十万吨至一百万吨级的核弹头。这是美国今年以来正式公布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地下的核武器试验。

## 国际时事讲话

### （一）

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上肆意诽谤日本人民和政府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正义主张，胡说“在日本，有一部分人时而根据来自外部的直接教唆对苏联提出没有根据的非法要求”，激起了日本人民和政府人士极大的愤怒，再一次暴露了苏修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丑恶嘴脸。

归还北方四岛，是日苏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日本舆论认为：无论从历史上和法律上来说，北方四岛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一九七三年以来的多次日苏会谈，都共同确认了北方领土是“第二次大战以来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同意把它同缔结日苏和约一起继续进行谈判。现在勃列日涅夫诬蔑日本人民的合法要求为“非法要求”，只能表明苏修阿尔尔反，要继续霸占日本的北方四岛，妄图把它的非法占领变成合法占。这是赤裸裸的“侵略合法”的强盗逻辑。

长期以来，要求归还北方领土一直是日本人民的共同意志，他们为此斗争不息。勃列日涅夫胡说受到“教唆”，这完全是对于日本人民的无耻诬蔑。正如日本报纸所说，“这是严重地看错了事实”，暴露了苏修对日本人民开展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运动的极端恐惧和仇恨。

日本政府根据国内舆论的强烈要求，对勃列日涅夫的恶毒攻击提醒苏联注意。外务省一些官员发表谈话说：勃列日涅夫就北方四岛问题玩弄阴谋诡计，是在“狡猾地企图逃避他的尾巴再次被揪”。他们重申日

本政府的主张：日本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苏联一揽子归还北方四岛是缔结日苏和约的先决条件，“这一点苏联应当完全清楚”。

人们都会记得，葛罗米柯去年十月也曾诬蔑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四岛是“没有根据的要求”，叫嚷要进行“反击”。与此同时，苏修的舰船和飞机一再侵犯日本的领海、领空，粗暴扣押日本渔民、渔船，无理阻挠日本人民在北海道附近海面的正常捕鱼作业，这不仅是对日本进行武力威胁的霸权主义行径，而且暴露了苏修把日本北方四岛作为控制日本、同美国争霸太平洋的一个跳板的凶恶野心。勃列日涅夫这次亲自出马，重施故伎，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日本舆论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指出：“苏联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争夺霸权，正在国后、择捉岛上修建军事基地。这是苏联不归还北方领土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由于苏联还占领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土地，它深怕归还北方领土在这些国家引起连锁反应”。真是一语道破，打中了要害。

勃列日涅夫的攻击，吓不倒日本人民，相反地，使日本人民更加认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更加强烈地开展反对苏修霸权主义的斗争。日本人民不可侮，他们英勇无畏，决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把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斗争进行到底。

### （二）

苏修“二十五大”开了十天。勃列日涅夫的报告表明，苏修要进一步加强全球扩张的攻势。

近年来，苏修为了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加紧扩军备战，扩大势力范围。它的常规兵力已经超过美国，还建立了一支全球性的海上军事力量，在核武器的某些方面也超过了美国。“二十五大”召开之前，苏修头目和报刊就已大事喧嚣：“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苏修，“苏修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局势向有利于”它的方向发展。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叫嚣：“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情况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很明显，苏修正在野心勃勃地要某一压倒美国，对西方实行“进攻性的战略”。

为了实行这个“进攻性战略”，勃列日涅夫宣称，苏修要大大强化它的专政机器，在国内加强法西斯统治，并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扩军备战。苏修报刊在谈到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任任务时，强调与军事生产关系密切的重工业具有“头等重要意义”，重工业是“提

高国防力量 and 用最新式最优良战斗技术兵器装备陆海军的基础”。勃列日涅夫说，“将竭尽全力”使“苏联武装力量今后仍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并强调要尽快来解决这项任务。事实上，苏修去年的实际军费开支已占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和国家预算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已超过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德国的水平。对于苏修疯狂的扩军备战，西方舆论指出：“由于苏联本身制定的军备计划属于现代史上最大的军备计划，我们更加接近了世界战争。”

苏修争夺重点依然是欧洲。为了掩饰苏修的狼子野心，勃列日涅夫继续放“缓和”烟雾，抛出一个新的“和平纲领”，要求西方把欧安会原则和协议“付诸于实际行动”，“用军事缓和充实政治缓和”，并假惺惺地建议美苏一起裁减驻欧军队。美国自由党党员一针见血地指出：它（苏联）事实上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履行在赫尔辛基会议上作出的各种诺言”。苏修现在故作姿态，无非是利用“缓和”词句，继续扩大它在欧洲的军事优势。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指出：“缓和对于苏联人的用处仅仅在于把它用来掩护他们进行侵略的传统根本战略。”显而易见，“缓和”已经成了苏修进行全球扩张的代名词。

人们看得很清楚，苏修高唱“缓和”已经多年，它在“二十四大”抛出臭名昭著的“和平纲领”的五年，苏修的武装部队、坦克、各种舰艇和战略核武器数量激增，咄咄逼人。苏修“缓和”和“调门”拉得越高，它的扩张攻势也就越猖狂。勃列日涅夫现在又来高唱“缓和”，世界各国人民心里很明白：这是海妖的歌声，必须加倍警惕，有所准备。



三月十四日，埃及总统萨达特郑重地向埃及人民议会建议：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这是苏联霸权主义在埃及的破产，是埃及人民反霸斗争的重大胜利。

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是一九七一年五月签订的，是波德戈尔内亲自跑到开罗，用欺骗的方法强加给埃及的。实践证明，苏修企图通过这个条约控制埃及，以便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中东。苏修的所谓“友好”、“合作”，只不过是控制和扩张的代名词，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

条约第八条规定苏联向埃及提供武器，使埃及消除以色列侵略的痕迹。但是埃及却把一九七一年作为收复失地的“决定性的一年”时，苏联却一再拒绝埃及提出的急需武器的要求，致使“决定性的一年”无法实现，难道这就是“友好”、“合作”吗？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期间，当战斗正酣，以色列源源不断从美国得到武器补充的时候，苏联却背信弃义地停止补充埃及的武器和弹药，难道这也是“友好”、“合作”吗？特别恶劣的是，在十月战争以后，苏修非但不补充埃及的武器损失，反而在埃及经济困难的时候加紧逼债，难道这也是“友好”、“合作”吗？近来，苏修竟作恶多端地停止供应埃及的武器零件，并且不许埃及从其它途径得到零件，使得埃及用大量外汇买来的苏联武器变成了废铁，难道这又是“友好”、“合作”吗？

既然如此，那个条约对埃及来说，除了作为一副枷锁以外，还有什么价值呢？因此，埃及扔掉这副枷锁是完全正义的，必将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

前不久，新沙皇头目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还侈谈什么“体现”在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中的苏联的“原则性方针”，声称这一条约是“两国关系的长期基础”，“符合”两国利益，云云。原来，新沙皇是要通过条约倾销过时军火，充当军火商；是通过“友好”、“合作”的幌子，大干侵略和扩张的勾当。正如萨达特总统多次揭露的，苏联要埃及的“一切指挥权”，要埃及及的“主人”和“政治监护人”；并要埃及领导人充当“傀儡”。这就是“体现”在条约中的苏联的“原则性方针”！

但是，埃及是一个独立国家，埃及人民是具有反帝反殖光荣传统的人民。几年来，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埃及人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层层剥去了它的“阿拉伯的天然盟友”的画皮。这次，埃及终止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又一次剥去了新沙皇的“友好”、“合作”的伪装。埃及终止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和一九七二年驱逐近二万名苏修军事人员一样，体现了埃及人民珍视自己主权和独立的愿望和要求，生动地反映了埃及人民的新觉醒。苏修在埃及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使更多的阿拉伯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能认清苏联霸权主义的真面目，不再受这个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到处进行侵略扩张的新沙皇的欺骗。

的特务。”

苏联这些特务是“无孔不入的”，他们千方百计地窃取美国各方面的情报。有一冒充外交官的妇女甚至通过所谓“约会”进行间谍勾当。正象《国民问询》周刊指出，“苏联人对他们的间谍活动已经变得非常厚颜无耻，联邦调查局在监视他们的活动中遇到了麻烦。”

面对苏联克格勃的日益增多的间谍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反谍部门的负责人说，“这就是缓和和这个整个事情的一个特点。”